

一件永不穿上的衣服

7A 朱穎儀

電視上重複播放着一式一樣的新聞，同一則新聞我已經看了三遍。我用眼角瞄了瞄牆上優哉悠哉的時鐘，想到媽媽正在歸家的路途，攜着表姐的校服。桌上紋風不動的補習功課正穩如泰山地屹立於黃土一角，我有點力不從心地拖曳着疲憊的步伐，一步一步走近那一座座的小山丘，坐下，麻木地提起筆桿。頭腦裏，思緒瀰漫、紛亂得像個北風飄雪的天空，又飄到那四方盒子。

鑰匙嵌進門鎖的「格搭」，拍直了我的腰板，抖擻了我的精神。「有好好做功課嗎？」媽媽問道。我氣定神閒地合上練習本，輕輕的回了一聲「嗯！」想到媽媽不會認字，倒覺自己多此一舉。「我問姨媽借了你表姐的中學校服，你好好考上X中，你要什麼媽媽都買給你……」媽媽說畢便挽起我的手，硬把校服往我身上比襯。我心不甘情不願地向鏡子挪動。

表姐雖然只是中三，但尚未發育的我只及她手臂的高度。矮小的我總成為親戚間飯後的談資。這長得慘不忍睹的校裙輕擦着我的小腿，微風打趣地一併傳來姨媽的增高建議，鏡子映照著媽媽抿着雙唇的鐵臉模樣。

從幼稚園時開始，家裏的校服都由姨媽接濟，我想家裏亦沒有餘錢負擔這些「奢侈品」。醒目的校徽鑲着金線，在燈光下像是鍍了真金似的厚厚壓着我的胸膛。我抑鬱的心情像是困於黑房裏的野獸，把牆壁狠命地撞、抓、打，依然只有無盡的黑暗。

「穿上來看看，以便修改尺寸。」此刻，那張鐵臉又被映

照在鏡子上。「不了，待真的考上才算吧。」我冷冷地回答。媽媽那張乾癟的嘴巴，一張一合在抖動，下一秒又「發作」了，「你知道『你要』進X中要花多少錢嗎？你要是考不上又會成了你姨媽的笑柄……」「我知道……待真的考上才穿，更有成功感啊！」我敷衍抓狂的媽媽，總算在媽媽的眼神默許下，攔下那條校裙。

女人的心情是善變的：媽媽前一刻的兇臉已掩沒在電話的鈴聲中，下一秒的她又在向電話那一頭的不幸兒炫耀我不曾有過起色的成績，炫耀着剛「買」回來的校裙。據說是作為我奮鬥的目標的它，現在正被安穩地懸掛在我的睡房中。

自從我被派上中學後，那件沉重的校服就不復存在。我想，它總不會回到姨媽的懷抱。